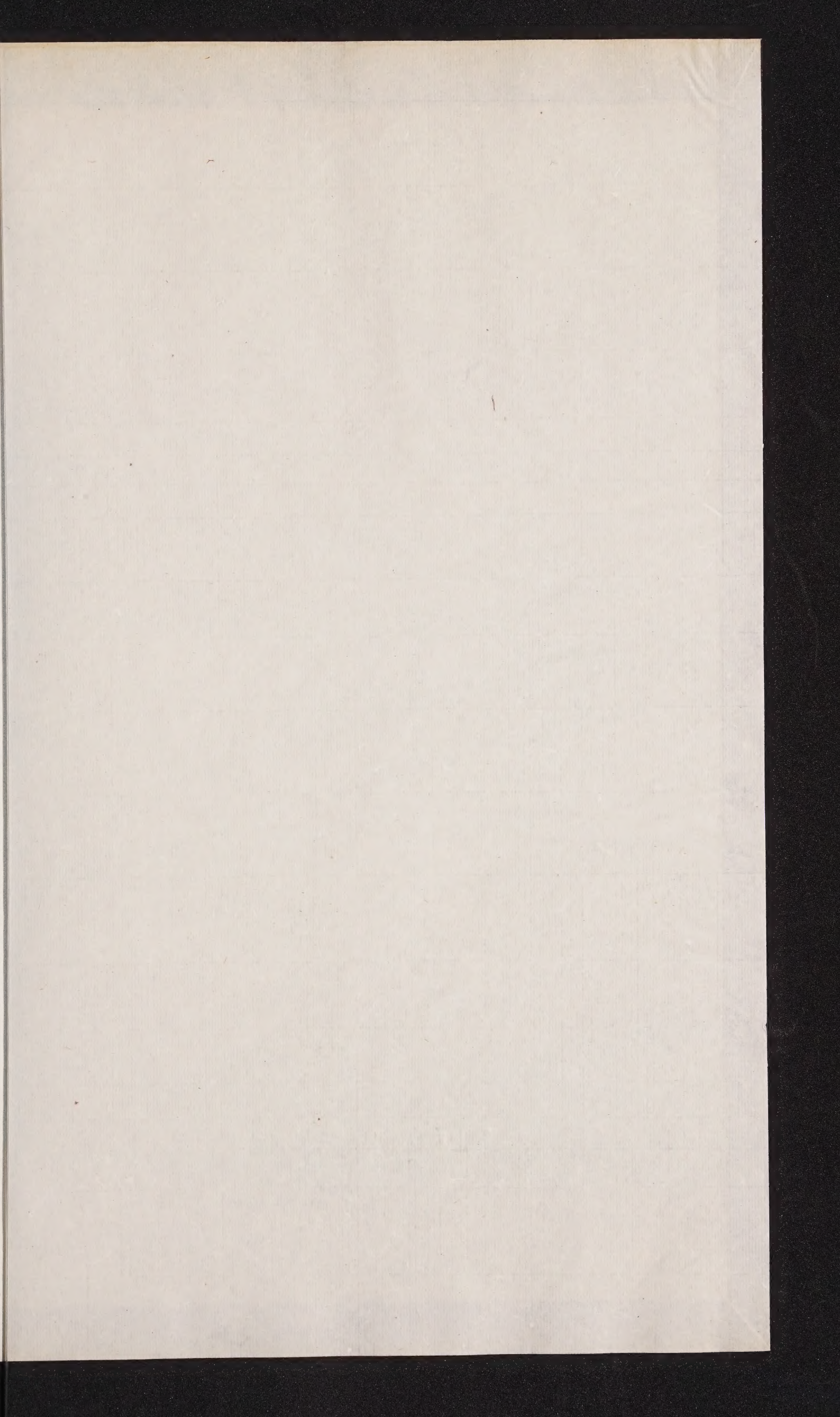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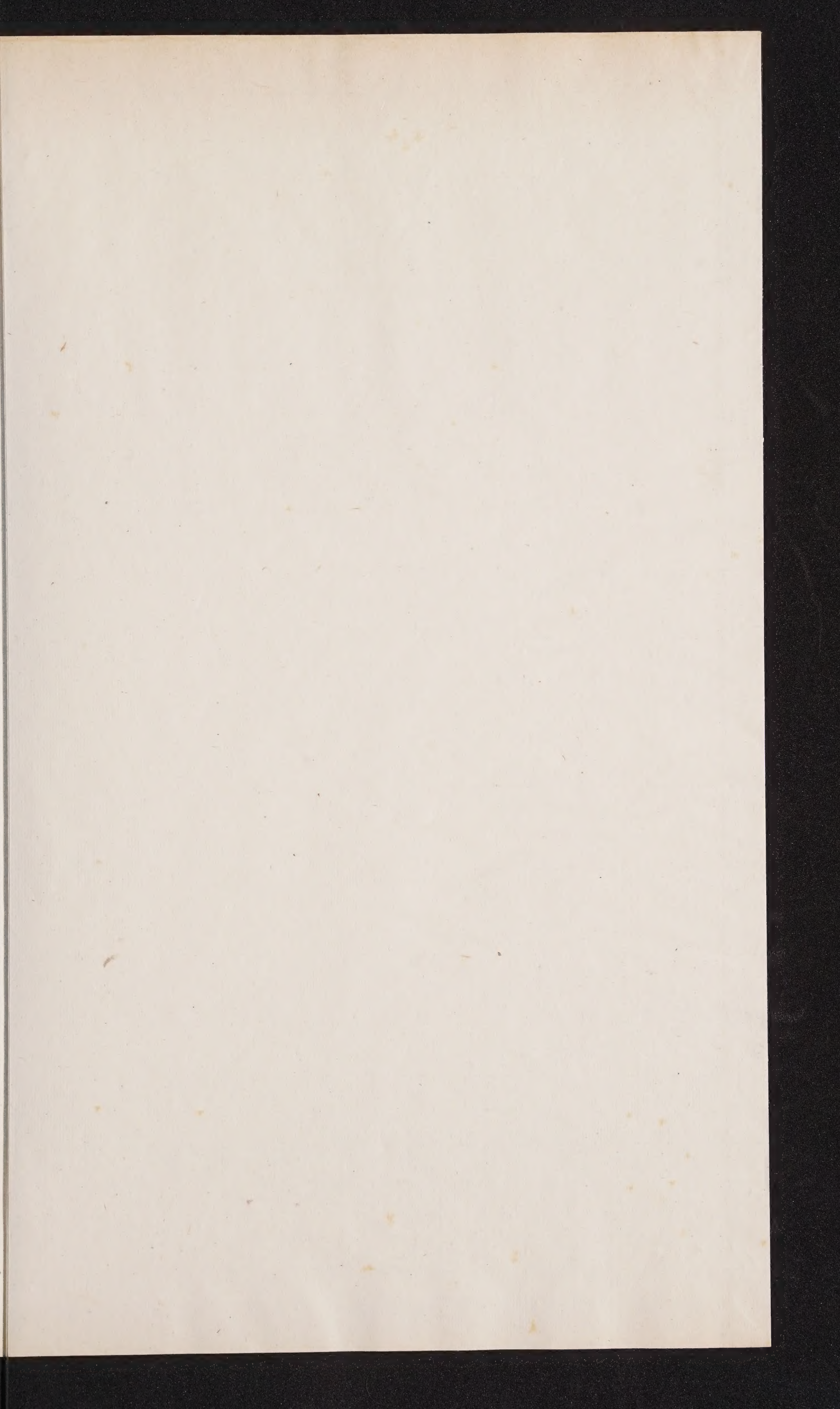






事君使臣中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若水通曰禮是天理之見於實事者忠是天理之發於實心者定公之時君弱臣強上下無道使臣事君之間亦有所感而發也故孔子告之以此蓋君之所使於臣之事必其天理之所當爲而非所不當爲而爲者斯乃謂之禮則臣必可奉行矣臣之所事於君之道必由於天理之止而非罔所不正以爲正

者斯乃謂之忠則君必無過矣然天理一而已矣上以禮感下以忠應有不可誣者君禮臣忠則各盡其道上下交而爲泰矣堯舜之克艱亦不過如此聖人之言眞萬世君臣之龜鑑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若水通曰大臣即是大人爲之所養者大故其德業亦大所謂大者道是也所謂道者天理是也大臣以此事其君引之當道格其心而志於仁若其言之不聽諫之不行則道有不合矣則去之而不苟留也是其仕也以

道止也以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進退以道確乎而不可拔矣故嘗論之以道事君者固愛君也不合而去者亦所以愛其君也何也道不合而弗去則將苟焉以徇利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則足以起其君敬畏之心君而有敬畏之心則大臣雖退猶進也雖去猶留也是之謂愛君之道夫子之不許由求以其無大人之學爾若顏曾冉閔者其人乎惜乎魯之君臣莫能用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臣若水通曰犯謂犯顏諫諍也欺謂所犯之言或有不由其誠不當於理而猶涉於欺罔也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則事君固貴於面折犯顏然而不免有欺君罔上之言雜乎其閒則固已得罪於君又得罪於天矣雖能犯而亦何取故孔子告子路以有勿欺之心而犯則忠直並行而事君之道盡矣後之為臣犯則往往有之或由於好名或由於附勢凡有所為而為則欺君之罪已先不能免矣何以望其君之感悟哉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言堯舜爲君臣盡人倫之至所以曉告當時君臣取法之也夫堯以道治民君道之至也舜以道事君臣道之至也道者天理是也爲君而未至於堯是君道猶有未盡也故猶爲賊害其民爲臣而未至於舜是臣道猶有未盡也故猶有不敬其君慢君賊民則無道極矣可不懼哉夫後世之

爲君者與堯之爲君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後世之爲臣者與舜之爲臣亦同此心也同此理也何後世之爲君臣者其去堯舜之君臣若是相遠哉盡心與不盡心爾伏惟

聖明求諸臣知堯舜之心學者而講習之焉則君臣咸有一德而堯舜之治可幾矣

○左傳僖公九年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

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殺之荀息死之

臣若水通曰荀息之死於事爲忠不食所言爲信而公利必爲往來耦俱盖其忠貞之小者固不論也若息者庶可以爲事君之法矣後或從而玷之臣不知也

○僖公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

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臣若水通曰周室東遷綱常淪斁以天子而下堂見諸侯則君臣之禮壞已極矣葵丘之會尊王之義著而三綱賴以不墜宰孔一言幾敗大事矣桓公卒能尊天顏以就下拜而天地冠屨之大義明此桓公之所以爲霸主也歟

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是會也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臣若水通曰君臣者天地冠屨之大義不可得而犯也且桓文所恃以服諸侯成功伐者非尊君之義乎晉文方平衛許之訟乃遽召見天子其與齊桓固請下拜天子之賜者何如邪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定公四年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

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注 若水通曰包胥興楚之心猶伍員報楚之心也包胥之興楚也爲君伍員之報楚也爲

親爲親者孝爲君者忠皆不忘所天者也後之爲子者有伍員之孝其爲臣必有包胥之忠矣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二子之謂乎

○國語周語劉康公曰臣聞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寛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施教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

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

臣若水通曰劉畿內之國康公正卿王季子也上下君臣也隙瑕釁也君君臣臣則上下交而爲泰則德業成矣劉康公其知道乎夫寬肅宣惠君之道也敬恪恭儉臣之道也知所使事則上事無不徹下任無不堪矣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其可不法康公之

言乎

○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

臣若水通曰嚴公魯桓公之子同也臧文仲魯大夫名辰告請也選事自選擇其執事也夷平也無違無相違狠也鬯圭祼鬯之圭長

尺二寸有瓚以祀廟玉磬鳴璆也夫國病則主憂主憂則臣辱相視一體者也故人君者賴臣之力以弘濟于艱難人臣者濟君之艱以急國家之難而安其民者也此臧文仲事不辭難可謂能事君矣

○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今魚方別孕不敎魚長又行網罟貪無䕺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臣若水通曰宣公魯文公之子倭也濫漬也

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罟網也別別於雄而懷子也執極也良善也諗告也師樂師存名也古之忠臣不從君之欲而引之於志仁古之明君不徒從其言而貴於攺過魯宣濫於泗淵而里革斷罟公命藏之則君明臣直兩得之矣使若置里革於側其所拾遺補過顧不多歟有天下者能師宣公無忘之心必近忠直之臣其為盛德大業可量也哉

○晉語寺人勃鞮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

也

臣若水通曰勃鞮寺人披也訓敎也夫人臣之事君也不貳其心人君之使臣也不阿其好惡君臣各盡其心而其道盡矣寺人勃鞮雖不足道然其所稱亦有格言矣君子其勿以人而廢言哉

○晉語夙沙釐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旣獻

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臣若水通曰夙沙釐姓名鼓子之臣也鼓本屬翟今爲晉所取也策死謂書名於策必死其事也烈明也無畔質示必死也若夙沙釐之於鼓子可謂忠於事君而穆子之於夙沙釐可謂明於使臣矣後之爲臣者當以夙沙釐爲法爲君者當以穆子之告頃公爲法

○晉語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亟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勸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

臣若水通曰諫過匡救其惡也賞善將順其美也薦進也替去也死死其難也夫匡惡而順美選賢而薦才道文行效死力知進退簡子論革君之道盡矣真可以爲萬世人臣之龜鑑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厠襄子如厠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

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不可既以委質爲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爲者極難爾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也襄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臣若水通曰豫讓出百死以圖爲智伯報讎事雖不成而不以生死存亡貳其心又不肯委質而求逞志若豫讓可以爲社稷之臣矣襄子始以其爲義士而謹避之終不能不殺之則何以使人臣之盡忠邪然而以衆人國

士之遇而異其報則何自待之不厚矣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刼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

臣若水通曰王蠋之死不事二君之志明矣而所以致之者毅也方其初也以禮聘之至再至三而不起則就其廬而訪焉可也何至不來且屠邑哉封墓之舉亦為徒然矣臣愚

於殺不能無憾焉

○漢高帝六年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帝恐其爲亂乃使人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刎下從之帝聞之大驚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亦皆自殺

臣若水通曰二客以不貳心於橫而自刎以死則生平之所以事其主者將無所不盡其

忠矣田橫致二客五百人之從巳以死則平日之所以恩禮結之者亦將無所不盡其誠矣可以爲後世上下之法也巳

○漢文帝六年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

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
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使臣謹以擇之於初誠
以任之於後因其德而爵之朝無非德之大
夫也故禮刑不上大夫誼欲文帝禮大臣而
有賜死而無戮辱之言過矣蓋未知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卑踰尊踈踰戚尚不可不謹況
加刑乎啓人君賜死之非者必自斯言矣

○漢武帝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
武欲降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
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

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臣若水通曰蘇武之爲人臣孤忠大節可與日月爭光有補於天地冠履之大義其功亦茂矣夫何還自匈奴拜爲典屬國賜錢田

而竟不聞處以公卿之位則宣帝使臣之道可知矣

○漢宣帝元康二年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臣若水通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丙吉以之此宣帝所以益賢之也雖然臣子之身皆君父之身所能爲者乃可盡分爾何伐之有然則吉之義可以愧天下後世貪

薄之夫之矜伐者矣

○漢成帝元延元年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御史遂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臣若水通曰朱雲位卑而言高所以取罪然
其心實痛禹之邪佞一時近臣無言者故發
憤如此然其事上不欺之忠固出於廷臣之
上矣成帝始怒欲誅之及悟戒勿易檻以旌
其直可謂能補過者哉

○漢孺子嬰初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
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
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
報今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
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

臣若水通曰龔勝不受莽之印綬而繼之以

死人臣不貳之忠盡矣至云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是又足以愧莽賊之心歟然則後世人君之待臣可不以恩禮邪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四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五

事君使臣下

○漢光武建武五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歳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若水通曰君臣之間嫌隙易生光武之於馮異不以人言而間示之章奏恩如父子真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矣此其所以豪傑響應而再延漢祚也後之人君御臣之道當以

光武爲法

○漢光武建武九年潁陽成侯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復親祠以大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旣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臣若水通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祭遵之憂

國奉公光武之哀痛蘋祭君仁臣敬兩無愧矣然則人君於忠孝之臣而不知所以厚之哉人臣於恩禮之君孰不思所以報之哉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臣若水通曰履正奉公人臣事君之忠也舉直錯枉人君用人之道也有臣如任延斯可勝公卿之任矣何必圖讖之求哉

○晉孝武帝咸寧四年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臣若水通曰薦賢所以爲國羊祜疾篤舉預自代以人事君之心死而不忘若祜者可以爲大臣事君之法矣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其上負於君下負天下之賢才多矣有臣如此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豈不宜哉

○北漢劉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爾殷在公卿間常

恂恂有乎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

令名。

臣若水通曰書稱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其幾諫之意乎夫人臣諫君欲以全其德愛也而以幾諫不欲顯君之過善則歸之以全令名又愛之至也然直諫難容幾諫易入期於補過則一而幾諫之收功多矣此在後世爲臣者尤所當法焉漢主劉聰負殺兄之惡而劉殷忘同姓之耻以二女爲貴嬪殷豈幾諫之人聰豈幾諫所能正哉其爲此言蓋

欲爲全身保富貴之計爾

○晉成帝咸和二年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

臣若水通曰桓彝旣不怯於兵力之薄又不貳於裨惠之言討賊一念終始不渝旣而忠貞之志感夫裨將雖死猶不負彝猶彝之不負國也嗚呼雖不幸而敗人臣之義何愧哉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王猛以六州任重言于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堅報曰朕之於

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猛乃視事如故

臣若水通曰猛辭任讓賢事君之忠也堅委心付托待臣之誠也比諸桓公之管仲燕昭之樂毅劉備之孔明真無愧哉

○北魏成帝命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申闡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帝失容捨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臣若水通曰古弼之捽樹直諫而以身請罪
成帝之霽怒優容而勉便竭力君臣可謂兩
得矣至於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之規未聞而
自怨自艾改過遷善之勇不著惜哉

唐太宗貞觀元年有上書去佞臣者上因告之
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
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君臣源流之喻切矣然
徒知源之不可濁而不能浚之以清知其自
爲詐而不能養之於誠乃至以巳之尚詐以
怨其佞臣而不問夫佞者固不臣矣容佞者

果得其爲君之道乎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俱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

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又六年閏月乙卯上宴
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
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
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陛下不從而
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
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
言臣以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
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
視之更覺娬媚正爲此爾徵起拜謝曰陛下開
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

敢數犯顏色乎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於魏徵可謂信任矣然聞人之言猶不能不假他人之考按者是得爲任賢勿貳乎魏徵之告太宗欲爲良臣矣然而無臯夔稷契之學故不能致其主得盡事君之忠乎故爲君者舍堯舜禹湯之學未盡其爲君也爲臣者舍臯夔稷契之學未盡其爲臣也仰惟

聖明天授聰明冐堯舜禹湯文武之資陋太宗而不屑爲也而方以養聖學者必皆臯夔稷契其人然後可也

○賈誼新書曰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

臣若水通曰上以廉耻禮義遇之則使臣以禮矣下以節行忘私報之則事君以忠矣故上以禮則下以忠感應之必然也爲人君欲得臣之報禮以圖治理者何憚而不以禮乎

○劉向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榮辱者禍福之門也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

臣若氷通曰六正者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貞曰直善雖不同同歸於治也六邪者曰具曰諛曰姦曰讒曰賊曰亡國惡雖不同同歸於亂也故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矣君子小人分而治忽見矣則何以辨之曰自君心好惡始故人君之心能公則明明則邪正不混矣故臣之事君當正其術君之取臣當正其心

○劉向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

臣若水通曰陳善閉邪敬之至也歸善不有
尊之至也劉向之言其知事君之道哉食君
之禄荷君之恩者宜佩之無斁也
○班固白虎通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
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臣若水通曰君臣一心而治化行矣君臣二
心則禍亂至矣是故以貴下賤禮以使臣君
之心即臣心也利涉大川忠以事君臣之心
即君之心也夫一心者豈人之所不能哉不
爲爾一之何如曰在講學學一則德一德一
則心一矣

〇宋儒程顥曰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横見加便豈可自絶也君臣即如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絶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禄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臣若水通曰古之君臣之喻多矣有喻之以父子者非不親也然而有父子不相顧者矣有喻之以元首股肱腹心手足者非不一體也然有痛癢不相關者矣至於喉舌之喻則一體死生以之可不懼乎夫君猶心腹也

臣之侍從言論猶喉舌也侍從臺諫之官不
言如喉舌不通其身心將與喉舌俱死矣此
非特人君家國之憂亦爲人臣者終身之憂
也臣愚敢以此廣程顥孟軻之說以爲
明主獻以爲言路規
○程頤曰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
爵祿來處乃得于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
勤盡忠爲報君也
臣若水通曰程頤之說盖爲中人以下食祿
思報者之警策也語曰肉食者謀之又曰朝
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議者謂其自

待之薄夫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也有去
就而無厚薄扶危濟傾之力多出於疎遠下
位之臣豈以其祿之厚薄異[illegible]心哉故臣之
盡忠非[illegible]以相報也乃自盡也[illegible]所以根
於天性者也夫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必如
此而後君臣之義正

○式 程頤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
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
陳於王前程頤學似孟子者也故其在經筵
容貌極其莊誠敬極其至宜乎或人有已甚

之疑也他日文彦博聞其講說嘗歎曰真侍
講也若程頤者可爲萬世事君者之法矣
○楊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
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
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 行
矣
臣若冰通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主之
學在知道而已矣知道則仁義並行而天地
陰陽剛柔備矣故禮以勸之刑以懲之同於
仁義也同於道也故春以生之秋以殺之而

萬物成矣楊時之所惡刑名者盖謂商鞅韓非慘刻者之刑爾非謂弼教之刑也所謂仁者盖能好惡人之仁也非姑息之仁也時之言盖有爲而發也歟

○胡宏曰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藝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旣汩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臣若水通曰三代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合誠而已矣上下交誠然而德業不成者未之有也後世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

勢相率爲僞而已矣上下交僞然而災害不生者未之有也治不古若無怪乎其然矣爲人君者其可專以文辭取士而徒以富貴誘其臣哉

○張栻回嚴主簿啓有云皇家設科本收多士之用而君子從仕豈爲一身之謀故官無尊卑而報國則均事無大小而行志則一

臣若水通曰君之取士也爲其賢也臣之事君也爲其道也故君有取於其臣臣有期於其君期之者至矣夫何有尊卑大小之間哉臣於人者可以悟矣

○張九成曰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閒難矣

臣若水通曰君臣相與之際信與不信而已夫信者結於心者也信則用誠不信則用術誠則始終皆一術則始終皆二君以術而御其臣臣以術而應其君相二相閒則臣之寵愛不終而君之盛德有累而亂亡之所由起也臣故揭之以為萬世君臣之戒

○張浚曰事君者必此心純一而後能有感格

臣若水通曰上下之心一而已矣理一而已

矣故純一則不雜不雜則誠未有誠而不動者一心之感應也故言無不聽諫無不行信在言前也然則爲人臣欲格君心者其可不求夫純一之學也哉

○國朝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賛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愼擇之

上曰責難易入於賢君而諂諛難動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失則無所不至矣

臣若水通曰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巽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責難者逆心之言也故難受諂諛者巽志之言也故易入賢明之若在審之而已矣責難之言入則天下蒙其福諂諛之言入則天下受其殃故人君以難受爲藥以易入爲毒人臣以責難爲恭以諂諛爲賊則君臣上下各盡其道而國治

矣
皇祖諭侍臣及此灼見其弊非天下之至明其孰
能與於斯此
聖子神孫當念之以為御臣下聽言之法也

太祖高皇帝大誥曰昔者人臣得與君同遊者其
竭忠誠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其政所以政
者何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
之闕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
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君臣同遊之詔也盖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
之嚴嚴則踈踈則上下不交而德業日廢矣
故唐虞三代之時君臣相親於一堂之上都
俞吁咈將順匡救無非講學之時也此德業
之所以隆盛乎自漢唐以下諸君非不有時
而同遊不過宴賞觴詠助欲喪德而我
聖祖君臣同遊之詔直欲拾其失擣其過補其闕
不忘其政以福乎民而涵養德性變化氣質
之益又默寓於其間所以格心成德尤有出
於言語之外者仰惟
聖明脩復舊章而力行之則君聖臣賢一舉兩得

而萬化成矣天下幸甚

○正統四年

欽定憲綱居風憲者須用持身端肅公勤詳慎毋得褻慢怠惰凡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不得踰分風憲之職其任至重行止語默必須循理守法若纖毫有違則人人得而非議之爲風憲之累矣故所至州縣取假分毫之物即自玷濶在我無瑕方可律人若於各衙門囑託公事比常人加三等有贓者從重論

臣若水通曰風憲之職在廉以律己正以格物而已矣

英廟以是諭其臣得使臣之道矣爲臣以是奉其

公得事君之道矣臣故敬表而出之以爲萬

世使臣事君之龜鑑焉

○憲綱出巡同事之人須相協和若有所見不同而行事乖碍者可於無人之處從容陳説利害以開導之彼心旣悟自能從正凡人言語須虛心以聽不可偏執己見若聽者能從則言者亦不可矜爲己功大抵同事當如兄弟相親相愛積誠相與未有不相契者凡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相規亦不可對衆發之庶其能從不可攜惡避勞不可妨彼利己不可揚己抑人必務協和

以相助益不但風憲如此諸司處同僚者亦皆
當然

臣若水通曰共事之道不貴於同而貴於和
同則不和而和所以濟其同也同者私也和
者公也甲曰可乙亦曰可所謂同也是未得
可之正也甲曰可乙曰不可是必求得夫可
之正矣所謂和也鹽梅酸醎不同而同於和
羹以梅濟鹽以鹽濟梅其能有和乎書曰庶
官乃和不和政龎夫和者人臣事君之忠也
祖宗憲綱所謂不同乖碍有過相規則亦不貴乎
同也所謂必於無人之處從容開導則亦所

以爲和也雖然世之士夫外每失於同而内則不足於和何邪則盍反其本矣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故欲相濟於和者必有寅恭之心然後可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五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六

立教與化上

○易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臣若水通曰觀卦上巽下坤風行地上動盪周旋有行教以觀於民之象先王體觀之象立爲省方觀民設教之禮王者省於方岳諸侯省方境內因民俗而設教以觀之布其政教號令之典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抑其過引其不及而約民於中也後世此典不行而民俗之善與否人君罔或知之安望其化民成俗之治邪

○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臣若水通曰坎爲水習重也洊亦重疊之義重坎故有水洊至之象君子體此內常其德行外習其教事亦皆重洊之義君子之盡性物我無間也故德行存乎己教事施於人一理也皆待習而後熟也常德行則動靜無間內外一致而爲教事之體矣習教事則勤於教詔詳於辨論而爲德行之用矣書曰惟斆學半自學教人並行兼濟者也成己成物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在己爲德行在人爲教事不盡乎己則無以推於人不盡乎人則

己之性分有歉也故君子舉其性之全體而

盡之夫然後可以成其至治也

○書虞書舜典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叙舜歷試諸難此則教

化之事也徽美也五典五常也從順也言竟

使舜爲司徒美其五常之教使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天

下化之自相親相義相別相序相信而無不

從順矣不曰敷五典而曰愼徽五典愼者謹

其立教之本也謹而徽之使人倫各盡其分

無一毫欠闕舜盖以身教天下者所以當時

各從其教無有梗化所謂以身教者從也後世爲教已無躬行之實而徒用心於科條之煩無怪乎民之不從而俗之不善也歟

○皐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臣若水通曰此皐陶陳安民之謨於帝舜之言也叙倫也典常也勑正也惇厚也秩品也庸用也衷中也言天生人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在我而已天生人以五典之中有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然用之使品叙而有常則在

我而已然惇之庸之必本於一德故君臣當
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貫通而
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使和順中正以歸人倫
之極可也臣嘗論之人君惇典庸禮非有外
益之也不過因其固有者裁之爾孟子曰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敬其
兄是其良知良能本然天理故謂之天叙天
秩也然氣質之偏氣習之蔽漸不如初或失
之太過或失之不及不能歸於中道是故必
待於人君與臣惇之庸之而和衷之也所以
惇庸之和衷之者亦不過復其本然者而已

故寅恭者立教之本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之中以立而皇極建矣伏惟

殿下留意寅恭和衷以立天下之極幸甚

○商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臣若水通曰此成湯克夏以誥萬方言君道所係之重如此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氣之中者即性無所偏倚故謂之降衷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也人能順其自然而不鑿以私智固有仁義禮智信之常性矣然氣習不能無異故必待人君建極立

教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故曰克綏厥猷惟
后子思作中庸首章言性道教其原蓋出於
此夫道者用也性者體也天也者性道之原
也故道本於性性出於天人君立極以教天
下者不可不知性道之原伏惟
聖明留意焉
○周書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舉成湯之教化乎民者
以告多方也慎謹也麗依也刑儀刑也言成
湯深謹其所依所依謂仁也仁者人心之天
理君民同然者也上行之則下效之而興其

同然之心故以勸勉其民則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天下之民心亦仁而已矣爲人君者欲興敎化豈待外求之哉

○君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命君陳往下都監殷頑民之言也典者常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也德者心之所得之理也允信也猷道也言斯民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其性本淳厚知誘物化遂漸移而澆薄爾然厚既可遷

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厚者乃其本然也反之之道惟在於上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爾當敬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而無不在於德蓋在心爲德在事爲道德者體而道者用也敬典而在德則道由中出教由我行以身教者從故其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蓋人人各率其性各由其道則天下爲大道之世矣然則人君欲移風易俗必自身心之德始也伏願

聖明留神講求脩德凝道以升大猷之治幸甚

○君牙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之言也弘大也敷布也式敬也和者和衷之和身亦心也則者有物有則之則言大布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者之常道敬以和民之則典以道言用也則以心言體也即親義序別信之心下文所謂中正是也正也中也即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者也正以不偏不倚言中以無過不及言皆所謂則也又言爾克正則民化之無不

正矣民有不中則在爾心之中以化之矣其
中其正皆係於一心之敬敬立則上感下應
民則和而五典克從矣
詩周頌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
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臣若水通曰式敬也櫜藏弓矢之囊也戢聚
也肆陳也夏中國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
樂歌也詩言明顯昭彰乎我周也既以慶讓
黜陟之典敬序在位之諸侯又斂其干戈弓
矢益求懿美之德以布列此中國則信乎王
之能保天命矣蓋偃武脩文則立教化而國

祚可永也武王於革命之初即大明黜陟式序諸侯則大政舉矣又戢其武備陳其懿德則文教興矣政教並行天命丕新蓋由武王實有安天下之心故一政一教皆發於仁義之自然有不容已爾苟無仁義之心徒欲行乎政教以鼓舞於一時則是後世駕御之術將治之而不服教之而不從矣安能保人心而永天命哉

○春秋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臣若水通曰郈費者叔孫季孫之邑也春秋

之時君臣之禮不行而政在三家固城自强公
室不能制矣及陪臣執命據邑以叛三家亦
不能制矣一聞孔子禮可治國之教家不藏
甲邑無百雉之言叔孫季孫感化而帥師以
墮之焉然則禮教者可以定分可以化强可
以撥亂教化之大本也向使推而行諸天下
興道致治可以回關雎麟趾之風東周之嘆
豈虛語哉惜乎聖人有通天下之化天下莫
能用也

○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
綱旣正天下大定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教立於國行於天下者也故教立而父子君臣之名作矣父子君臣之名作而紀綱立矣夫作者非聖人作之也天作之也故紀綱立而天下無無人倫之人者矣紀綱也者紀綱乎人道者也

○祭義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若水通曰此言先王立教於國之要也孝弟者人之心也孝弟本乎心行乎家而國之

教立矣感乎民而民化之放諸四海而準以
其心之同也使人而無是心也又何感化之
有伏惟
聖明躬行孝弟以教於國由是擴而充之則天下
感慕而化有不期然者矣
○祭義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
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
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
而放諸北海而準
臣若水通曰孝者立教之本也人心同然之
理良知良能者也故四海之準以其同然也

豈但四海哉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來之宙理一而已矣故古之先王以孝理天下亦因其同然之心爾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祭統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臣若水通曰祭祀之禮所以事天也而教乎人所以事先也而教乎後外祭天地使人知有尊尊之義也然而諸臣服從矣內祭宗廟

使人知有親親之義也然而子孫順孝矣孝敬盡于一人德教興于一國然則盡道端義也其惟君乎人君之學求之此心而已矣孝敬存於心而教化立於家行於國達於天下是之謂要道也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臣若水通曰爲民父母在於嚴慈兼濟而已

非嚴不敬非慈不愛愛而不敬則流敬而不
愛則離父以尊之則民知嚴母以親之則民
知恩強教說安同歸於親愛而已矣若夫失
於刑法之酷而以爲強教失於姑息之弊而
以爲說安則何凱弟之有哉

○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
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
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
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
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
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臣若水通曰物猶事也以鄉三物而教乎民是故六德蘊之於心也六行見之於行也六藝游之於藝也以三者而教之夫然後教之事備矣教之而不化又輔之以八刑是故勸之有道而懲之有具宜乎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有國家者盍亦留意於斯哉

○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臣若水通曰親者全其親故者全其故親故者人之情天之理也然上之人同此心也同此理也下之人亦同此心也同此理也故我

能盡此心於親親則下與其仁愛之心同然矣我能循此理而不遺故舊則下亦感化而厚勃然矣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感應之機何異於影響之捷哉人君惟慎其所感而已矣

○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愽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臣若水通曰愽愛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無不愛也陳之以德義者陳說其德行道義

以感動之得其心之所同然故興行也先以
敬讓者躬行恭敬辭讓則感其辭讓之本心
故不爭也禮以理其心樂以樂其心故和睦
也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故知禁也博愛
也德義也敬讓也禮樂也好惡也上之教也
不遺親也興行也不爭也和睦也知禁也下
之化也是故觀其教化而人心之同然者可
知矣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
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
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臣若水通曰何以謂親生之膝下也親愛之心自孩提之時生也何以謂養曰嚴也既長而養父母則知識漸開明乎父子尊卑之分故日加敬於父母也親也嚴也是人之良心也故聖人因之教以敬愛焉是故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也然後知聖人之政教非強爲之也根之於天性者如是也

○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臣若水通曰教親愛以孝者何也孝親之心即親愛其君之心也教禮順以悌者何也敬

兄之心即禮順長上之心也樂作而平中故風移而俗易也禮達而分定故上安而下順也孝弟禮樂其立教之本乎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臣若水通曰孝悌忠人心之固有者也君子之教盡心焉爾矣人各盡其心然後不獨盡其心以其得所同然者爾君子以孝教乎國而凡天下之爲子者無弗敬其父焉以悌教

其國而凡天下之爲弟者無弗敬其兄焉以忠教其國而凡天下之爲臣者無弗敬其君焉是則天下之孝悌敬皆君子教之也非德之至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六終

立教興化中

○漢光武建武元年宛人卓茂寛仁恭愛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求請爾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

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以病免歸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臣若水通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卓茂以禮教治邑民不忍欺教化大行謂非得其本哉其折禮遺亭長之數言藹然尚德君子矣吏民始嗤而久服之秉彝之在人者不可誣也光武褒德之賞其爲世教之勸大矣哉

○漢桓帝延熹四年夏四月以大常劉矩爲太尉

初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輙各罷去

臣若水通曰爲國以禮讓爲本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劉矩令雍丘以禮讓化民而訟者罷去得其本之明效也然則人君之爲治豈可不端其本哉

○延熹七年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

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臣若水通曰甚矣教化之易以感人也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故也仇香陳人倫孝行卒能化成蒲民之孝其所以見署於王奐取重於郭泰非得其同然者如是乎

○延熹八年秋七月議郎王暢嘗爲南陽太守奮

厲威猛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寛政教化大行

臣若水通曰化人在德不在刑德者順也刑者逆也信乎張敞之言矣王暢然其言民威猛而崇寛厚卒之教化大行貴戚豪族歛手革心而前所謂發屋伐樹堙井夷竈之嚴猛將焉用哉

○延熹八年十一月徵東海相劉寛爲尚書令寛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

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臣若水通曰傳云孝弟順德也觀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蒲鞭示辱藹然愷悌君子矣及慰父老以農里之言所謂上老老而長長者耶其訓勉少年以孝弟卓乎順德之化矣此其所以感人心而受上賜也歟然則爲治者奚以嚴峻苛刻爲哉

○延熹九年賈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

怒曰賊盜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臣若水通曰乍見孺子入井在他人猶有怵惕惻隱之心而況於骨肉乎甚哉風俗之移人雖人心天性尤不能不爲之奪也賈彪之治新息不治刼人之盜而獨案殺子之罪可以教人慈矣遂使民間養子俱稱賈父天性之愛豈終泯也臣聞兩浙之間以婚嫁侈靡殺其女雖名士大夫之家慈母之愛猶不能

免况貧困小民乎其滅天之性傷天之和莫
大於此甚焉
國家治化之累也伏望
聖明推大孝之心以爲慈幼之政詔浙江有司嚴
禁示以殺人之罪徐以遍及天下則人倫之
愛同天地之和積而休徵至矣幸甚
○齊武帝永明五年十二月魏主問高祐曰何以
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
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
之易矣
臣若水通曰教化之於人大矣猛虎蝗蟲異

類無知猶且感格而況於盜賊乎而況於人乎所以然者以其氣之一也夫守令近民也人君爲國得人以立教化如均茂焉則人人施其教而天下平矣

○齊武帝永明十年八月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

挽車及衣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臣若水通曰魏主禮尉元明根爲三老五更所以老老賢賢之禮其至矣及元根勸之孝友化民卒以孝稱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元根之於魏主以之夷狄之君猶能行之以立教化亦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爲中國之大君者可不動心哉

○齊明帝建武三年二月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黄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

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

臣若水通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魏主詔畿内七十以上至京師行養老之禮所謂老老而長長矣所以厚風俗而崇治化豈小小哉先王養老之政至五代蕩不復存矣孰知舉盛典於久曠之餘乃出於夷狄之君也耶

○陳文帝大建六年五月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毁

臣若水通曰異端之害道凡志於道皆知距之然卒未能殄絶之者何也凡以吾道之未

明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周武帝知排佛老可謂難矣使能明先王之道以教國天下則二氏之學不毀而自廢矣雖然後世之君尚崇信焉其視武帝又何如耶

○唐太宗貞觀四年十二月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敎化魏徵對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敎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飮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

民而化若謂古人淳朴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不可謂無志於教化者矣惜乎魏徵之徒知教化之可興而不知興教化之有本是以貞觀之治不能如三代之時雍也夫形之不端影將何正立身刑家多欲慚德尚能以教而化人哉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知神道者而後可以語治化矣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

夫則皆貴矣

臣若水通曰太宗欲教民興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庶乎知天之良貴矣然教化之立豈無所謂本與則者哉記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人君為教化之主者可不端本以善則哉

○宋理宗嘉熙二年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

後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臣若水通曰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臣嘗憤胡元入主中國曠古所無之大變及觀史至楊惟中與姚樞奮然興起道學而嘆其有以也豈非用夏變夷者乎夫蒙古夷狄也乃能興道學之教而堂堂大宋乃禁錮道學指爲僞學使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澌滅殆盡以陷於夷狄禽獸之歸尚爲不變於夷狄耶欲其不亡難矣元儒劉因詩云王綱一紊國風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

直宜細玩蓍龜千古在人心蓋漢宋也書曰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後之主教化
之責者可不獨觀而深省之以救流俗之弊
乎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七月制加孔子
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
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
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
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臣若水通曰自有生民以來聖神之倫衆矣而未有孔子自有孔子以來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至矣備矣傳之萬世而無以有加矣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豈以華夷間耶夫元以此而開教化之原此所以能自立其國乎不然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元大德十一年八月賜諸王孝經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公以下咸賜之

臣若水通曰孝經乃曾參與師孔子問答之詞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事父母之道立教之大本也其道始於立身中於事親終於事君自家而國而天下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固有不可一日不講者況夷狄之俗無父無君而諸王家世驕貴尤其所易犯此義不明則亂臣賊子不可勝誅矣元武知其然乃譯而頒之諸王使其知愛親則不敢惡於人知敬親則不敢慢於人愛敬始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則雖堯舜之聖何以加此惜乎元武徒知尊崇其書而未

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又何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乎

○劉向說苑曰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

臣若水通曰道德仁義一理而已以其事理之常行則謂之道以其得諸心則謂之德以其全體好生則謂之仁以事得其宜則謂之義此理不出於吾心也以是而立教焉則以心感心天下豈有不興起者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七終

立教興化下

○宋儒周敦頤通書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臣若水通曰教者所以覺人之良知而歸於中正者也中正也者天理也人心之本體也人之性質一而已矣中正則善偏邪則惡邪者惡者易則中者善者正矣故至其中則正正則天理至矣易惡非拔其本有也至中非益其所無也堯之於變舜之風動禹之不距朕行湯之彰信兆民文武之於昭不冒洪範

之剛克柔克其道豈外求之哉皆易惡至中之教爾故人君之立教豈外於一心邪正善惡之間哉

○周敦頤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臣若水通曰國家之本在君君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純心也者感化人心之本也心有不純則其本先已失矣將何以爲教乎故吾心純則有感而天下應放諸四海而準矣是之謂操約而施博教不必耳提面命於天下而天下勸者也人君立教興化可不知其本

乎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故人君之教在
純其心欲純心者必自中始焉
○程頤曰知道者多即道明知者少即道不明也
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
大州然一時所出大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
致然也
臣若水通曰道者天理是也此乃人心之所
本有也夫豈難知惟物欲不蔽本體澄徹則
爲聖人之生知也其次有氣拘物蔽者必待
敎而學之去其蔽道者而道體自見矣知道
者漸多則明以相養習以成化如覩青天如

覩日星有不待言說而道自顯然矣是由於教之行與不行爾魯國之地未爲大也而一時大賢輩出後世之遠天下之大未多見其人焉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今之人心即古之人心其人才之多寡相懸何也在教學之興廢所致矣故師道立則善人多有志世道者當以立教爲急務焉

○程頤曰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臣若水通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使民興行非上有以分而與之也中和者人人之所同有也善行者人人之所同有也感發而興起之致其中和之德在一念之間爾致中和則民俗善庶草蕃百穀登萬物若而衣食足矣是故一念之善景星慶雲祥風瑞日至矣一念之惡則災星厲氣凶荒札瘥生矣爲人君者可不謹其教化之原哉

○唐棣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伊川程頤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爾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制禮以教人也盖本之天理爾天理者天性也故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豈但祭祀爲然哉故祭所以報本至於豺獺亦有然者矣豈教使之然哉君子於此可以知天性矣聖人之教裁成天性之自然者也人君欲立天下之教者非得於天理之極致其孰能之

○程氏遺書曰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臣若水通曰邪正不兩立者也故善心生則惡念消敬讓興則爭訟息故教人者在使之

體認天理而已治民者在感發其天理之念而已天理日長則人欲日消而惡與忿爭自化矣苟舍其本而欲治其末徒事刑法以制之吾恐欲民無惡而犯者日多欲民息爭而爭者日熾其端不可得而窮也噫盍亦深探其本哉

○張栻作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有云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

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

臣若水通曰心與事不可離則學與政不可二臣於他章張載之說盡之矣今張栻之言蓋與臣脗合夫言治而不本於學則終於雜霸而天下無善治求道而不涉於事則淪於空寂而天下無眞儒故學也者道之本也治也者道之用也道一則二者不可偏廢也故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以達德達道之學子路問政而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而無倦然則聖人所以垂世立教之本其意深矣

○張載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指教之大倫而言之也

臣若水通曰張載之言官先事謂有官者先教之治民事神之事也士先志謂未官者先正其志使爲他日治民事神之本也盖各就其所先務言之可謂切矣雖然體用一原心事無二合内外之道也學之道未有離事而爲志者仕之道未有舍志而爲事者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言學與仕兼資在力優爲之爾學者宜潛心而玩索焉

○劉蕡曰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弟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臣若水通曰恭敬慈孝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上行之則下效之此無他故矣蓋其所同然者有不期然而然爾故先王事天地奉宗廟養高年字百姓皆盡吾性之不容已者爾民之恭敬孝慈之化豈非感發其所同然者乎故古之教者得其心之所同然者則幾矣

○國朝儒士朱文忠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

皇祖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

與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恒詞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閭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詞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

命頒行之

臣若水通曰賈誼曰胡越之子生而同聲及其長也累重譯而不能相通者其習使之然也故士風民俗在素教習之而已爾我

皇祖有見於此故於公卿貴人子弟則集古事實以爲勸戒之規於農工商賈子弟則作務農

技藝書以爲化成之具立教興化見模弘遠此其所以定丕丕之基而垂千萬無疆之休也聖子神孫宜玩索焉

○洪武五年四月

太祖皇帝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於古乃詔有司各行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閒

里社以百家爲一會或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illegible]最長者爲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 大率皆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殽毋致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衛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如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

制曰可

臣若水通曰臣伏讀我

聖祖此制乃周官之法先王之遺意也是故鄉飲
之禮所以尊高年老老而長長也尚有德別
賢良異姦頑善善而惡惡也所以敦風化也
賓興賢能所以鄉舉而里選也春秋習射所
以觀德而成材也讀律讀戒諭所以警其怠
也立教興化之道官民文武無不兼備矣臣
竊惟飲射讀律之禮至今行之不替甚爲教
化之助也惟賓興賢能一事先王之政最爲
首務今則莫之行爾所取者特文辭之末技
取非所用用非所取
國家何賴惟

聖明慨然以
祖宗之法爲必可行先王之治爲必可復講求脩
舉之則賢才出而天下治矣
○洪武初高原侃爲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
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
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
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
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
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太祖皇帝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臣若水通曰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故親喪者乃出於人之至情所自致
者也元主中國由蒙古之故俗喪葬宴會設
樂娛尸喪服失制可謂有人心乎風俗之壞
至此極矣三綱淪九法斁天地神明厭之而
不可解我
聖祖起而掃除之定官民喪服之制夷俗一朝而
改觀焉眞可謂功加百王啓無疆之休者矣
但法久易弛今京師之吏民猶有此習餘風
未殄伏惟
聖明循嚴舉墜大復
祖宗之法以追蹤三代之治天下萬世幸甚

○洪武八年

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

犮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

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爾

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

臣若水通曰天生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人主

體上天君師下民之心則所以治而教之者

自不容已矣

皇祖之心其天地之心乎有是心故不能無是言

此資世通訓之所以作也觀於此書君師之

道盡矣今日法守道揆朝信道工信度治隆
俗美有不由於此乎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壬辰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
教化民俗之善惡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
要在於脩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脩而人
化之好仁者恥於爲不仁好義者恥於爲不義
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
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者民不知趨善欲國家
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

聖祖觀大學書以爲其要在於脩身至哉
皇言盖與大學古本黙契矣大學古本者孔氏之
全書未經改本之前載在漢儒十三經之中
自明明德於天下逆推其功本於格物又自
物格順循其效至於天下平是格物乃大學
一篇之本始功夫要約處也下文又曰自天
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是則以脩
身釋格物矣
聖祖謂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者誠爲獨見深契

古人而治化之本端不外是矣嗚呼旨哉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

太祖皇帝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者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

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臣若水通曰播棄黎老商之所以亡也善養其老而周之所以興焉一興一亡昭然可見矣我

聖祖之養老也著之詔令以告天下又慮有司奉行不至而勅禮部申命之親親之仁敬長之義達之天下矣宜其教化大行薄海內外以

繼堯舜三代之治也

子孫千萬世之法其在茲矣

○太祖御製大誥曰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

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序長幼論賢良別

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高純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席間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制妥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

臣若水通曰此

聖祖鄉飲酒之禮也鄉飲之禮所以老老也所以善善而惡惡也老老之化行民知有長幼矣

善惡之分嚴民知從事於善矣是故刑賞示
必加於天下而天下知勸懲者其惟鄉飲酒
之禮乎

○

太祖登極之初制曰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
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
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臣若水通曰此

太祖旌奬之制也旌奬亦教化之一端是故旌一
孝子一順孫則凡天下之為人子為人孫者
皆孝順矣旌一義夫一節婦則凡天下之為

則人夫爲人婦者皆節義矣何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

太祖御製教民榜曰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本里内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者持鐸循行俱令直言叫喚其辭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此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隨多寡資助糧食

臣若水通曰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此先王教化盛典也今木鐸之辭言近而指遠藹然

老友慈睦之風矣語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有元之世彝倫攸斁我
太祖應時而出重整中華之正統載復萬世之綱
常豈非上天厭胡元之亂而特眷命以爲木
鐸繼天立極也耶此在
聖子神孫脩舉之無斁可焉
○教民榜父母生育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
大誥今再申明民間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當
隨貧富奉養無缺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其孝敬
爲父母者教訓子弟爲子弟者孝敬伯叔爲妻
者勸夫爲善如此和睦宗族不犯刑憲父母妻

子朝夕相保豈不安享太平

臣若水通曰人之至情莫過於父子夫婦之間情之至故親之至親之至故相保愛者至而相摩於道義之行矣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太祖親民之心其堯舜之心乎此令一出則民知胥保惠教誨之道百姓親彝倫叙矣其脩道之教以致中和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端在此乎

○教民榜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賙卹每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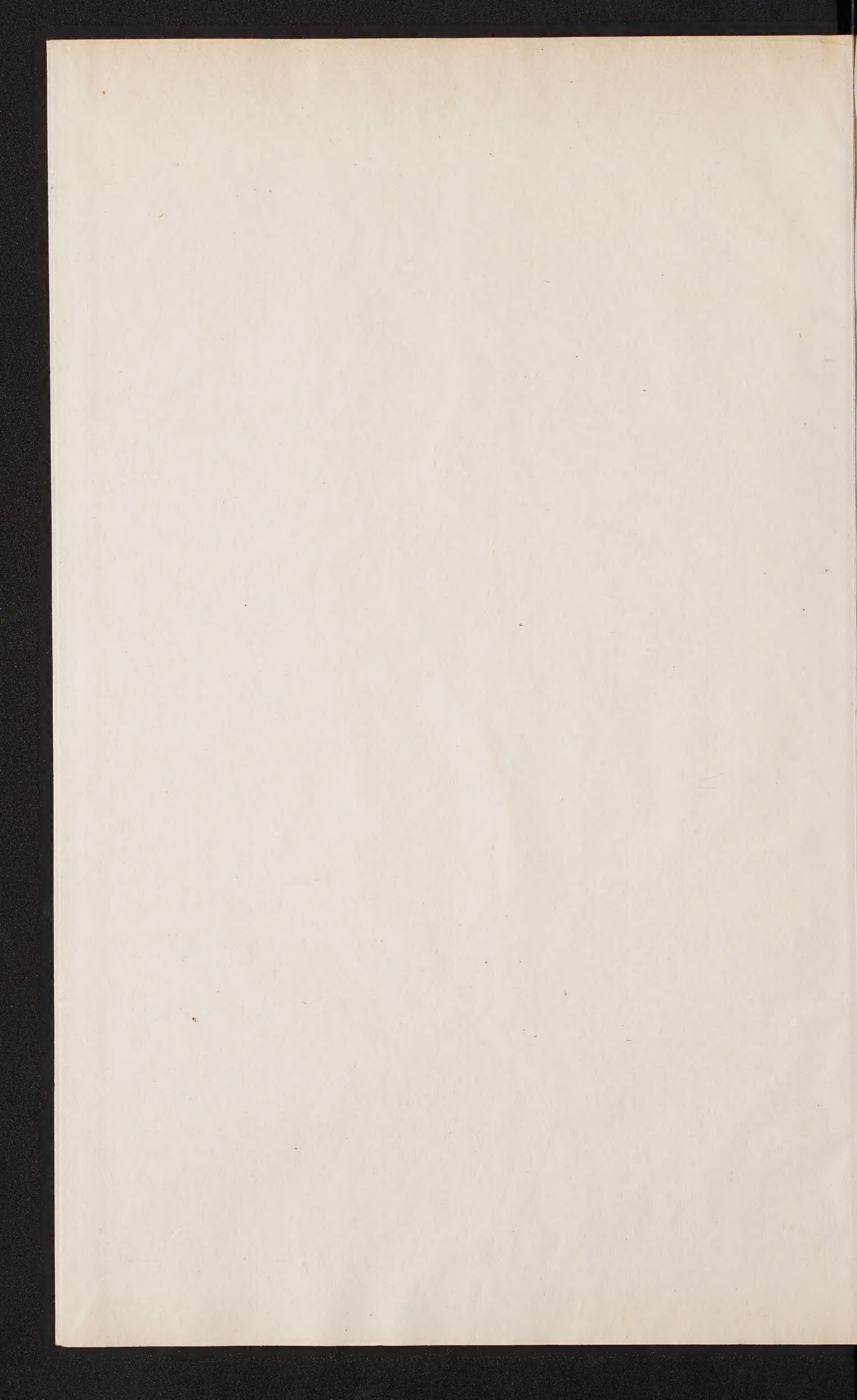
鈔一貫便是一百貫每五貫便是五百貫雖有貧
者亦可措辦如此則衆輕易舉行之日久鄉里
自然親愛
臣若水通曰凡人相與之情莫善於親莫不
善於疎親則如痛癢之相關疎則如秦越之
肥瘠也故我
聖祖同里死喪相賙之令所以親之也孟子鄉田
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王政然也滕文公不能行之於昔而
我
聖祖行之於今其仁民之政蓋與三王同符矣

○教民榜民間子弟或七八歲或十一二歲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大誥三編誠以先入之言爲主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爲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家

臣若水通曰善教者禁之於未發豫養之也大誥之作懼民之麗于刑嘗而養之期于無刑比

聖祖之仁其與禹泣罪人成湯祝網異世而同符者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十八終



〇教民榜民間子弟七八歲或十一二歲欲心
未動良心未丧令講誦大誥三編誠以先入
之言爲主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
爲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
家

臣等謹按曰善教者有本之於未然豫養之也
大誥之作懼民之麗于刑羣而養之期于無
刑也

聖祖之仁與敎焉立賢人成物統絕異世而同符
者哉

皇[illegible]之四十八

